

3  
6  
197

館書圖京東				
9	8	5	4	
冊	號	架	函	類門

泰門補義  
東傳標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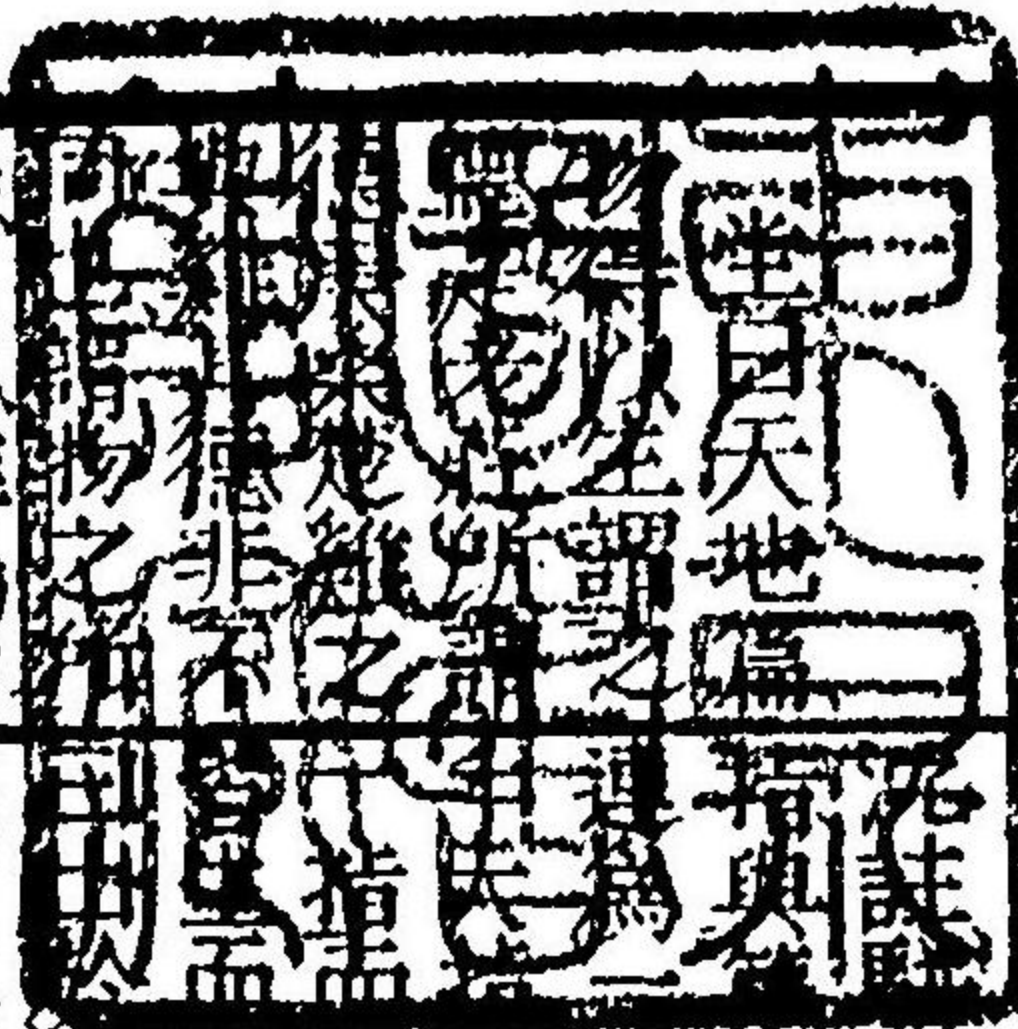
標註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三

No. 6562/23

樂生



知德也。儒者多不是也。朱註：德猶言能性生也。四

得於道也。道乃田於形。然於本

先天地生者。是生之性為修矣。

者。所謂道也。駢於明者。乳色。

非。人所謂道也。而離朱則以為

擗足大  
二指相  
也。枝指  
傍枝生  
六也。此  
有者。故  
性。然於

# 莊子因卷之三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

呂曰駢拇枝指非字不祖文法非不出於性而亦反詰之詞多德則所無也附方駢枝於五藏贅感流非不出此句行多方二字形而性則所無字或曰淮南權也於所無而有之德據性搖消掉此所以為侈也。指仁義禮樂慕保曰侈猶言剽也。行越智於天下焦曰多方多端以招號名聲於也列於五藏如世註擢取捲縮肝神仁肺神義也按捲塞形似多方駢指於仁義亦尚通縮猶義之情此多方縮屋也呂註擢字疑衍多方於德助長也塞性聰明者證之可厭其所生也焦見又曰離朱黃帝時人孟子作離婁增其文句也沈又曰離朱作累音屑贅贅分外用九竅句作竄身用力之貌陸澄作數聲正褚註不及不可正作至正不為從也做陸下脫

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曾史曾參史鱗也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纍瓦結繩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敝疲也跬半步而行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段言仁義本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非道德之正也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跬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跋作不為跋其以尾九誤彼正理順文從不煩強鮮矣疑皆是傳寫之誤

一坐曰江南古藏本跋作岐

林曰竇竇嘈雜也言三代而下此說盛行而嘈雜也

此段言道德之正即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各有固然不假於外之作為所以無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高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竇竇也

此段言仁義所以非人情者以其多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

林曰誘與秀同。子子為義是也。秀然而生者也。陸註纏索之兩。一坐曰古今不。股者又曰虧則。二言此理古今。削其性矣。使其。德矣。既不可虧。則仁義又奚連。連乎出遊也。又。曰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也。或曰招。義之名。以撓亂。與淮南招義而。天下使天下之。貴之之招。同。又。人皆趨於仁義。淮南自三代以。下者。天下未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天。於。人。庶也。

林曰招猶今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林曰挾策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曰塞。猶今散。是當以獲音。數。

又曰問詆其罪。也。陸註佛書所。謂金屑雖貴。着。於眼中。何殊沙。者。以羊公言為。狗君子之名。而。善羊公大為美。誠有取爾也。故。莊子以羊為。失道之喻。

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一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此段言天下本有常然以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

子也。陳詳道曰羊之為物群而不黨。恭而有禮制字之眼中何殊沙者以羊公言為狗君子之名而善羊公大為美誠有取爾也故莊子以羊為失道之喻

又曰問詆其罪也。陸註佛書所謂金屑雖貴着於眼中何殊沙者以羊公言為狗君子之名而善羊公大為美誠有取爾也故莊子以羊為失道之喻。又云齊人。黃帝時人。司馬曰。其性乎仁義也。郭註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

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絕頂快談侏儒未免縮舌矣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此段言以身為殉者不同而於仁義與惑於貨財等耳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

狗仁者耳故不善也不付之我而屬之於彼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陸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數子皆屬物非吾所謂臧也司馬云俞兒古之善識味者也焦註淮南子作史兒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蠶而為人主上食陸註苟其聞見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不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跖夷豈有間哉不為仁義不

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末仍歸道德之意。仁義淫僻。仍當作一串看。通篇以道德為正宗。或曰淮南引此文。而曰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

陸云內篇七篇莊子有題且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字而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華者當熟則外篇難篇始破作數節之後可以迎及而解矣

為淫僻則兩忘矣心治僻仁義收朱曰篇首合說此乃分說沈一貫曰夫殉仁義之有殘生損性固也顯不知尊性命徒不死亦何益天生人之意豈欲人苟偷視息如龜雀松灵而已哉若是篇者吾不敢護莊子之短而曲為之解也

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

天下之至正者性命之情而道德是也乃用之而為仁義遂有忘其所始以成淫僻之行淫僻者至正之反也故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辯者言此於是離朱師曠楊墨與曾史並稱而各著其所長總之其在性命之情不過為駢枝之屬耳夫性命之情各有固然自適其適所以無憂也彼仁義則殆不然仁人憂世之患其用心也與養貴富之不仁者等而顧曰不如此無以慰天下之心焉是未審乎天下有常然無所假於外之故而漫以此贅疣乎道德之間以生其惑

也。夫生其惑則易其性矣。易其性則殉其身矣。雖俗之所謂殉者不一途。究之首陽東陵。其殘生傷性。無有二焉。此臧穀亡羊之謂也。夫然是性與仁義果不相屬矣。彼屬其性於仁義。如曾史者。固自以為臧。而不知臧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始得謂之臧也。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自聞自見。不失其性命之情。所謂自適其適者也。否則失其性矣。淫僻之行。夷之去跡。何必有間乎。此吾所以貴道德而不敢為於道德之外也。通篇一意盤旋。文情跌宕。天際游龍。夭矯莫測。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也。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毛刻。削其甲也。雜。絡同。連之以羈馬絡首曰羈。編絡。凡曰馬。編之以阜棧也。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馬銜曰楸。而後馬纓曰飾。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

臣曰。馬之於草。飲水而無義。真性二字通篇。蓋路寢。山民耕。主腦。織自給。無義字。范註。鄭司農云。高明之譬也。古者書儀。但為司馬曰陸。跳也。義儀。臺即郊特。一生曰義。臺天。牲所謂臺門也。道而狀。義然之。築土為臺。臺上。義維。江南本作。架屋。當中為門。絡馬。下邑反。今俗稱儀門。天。臣曰。伯樂以殘。文亦有大儀之。剔刻。雜治馬而。陸註。自伯樂治。死者十二三。則。馬馬不能適其。強為仁義。而天。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飢渴馳驟。而馬。臣註。斃草飲水。之死者過半。則。耕織自給之。也。折禮。樂血天。譬也。燒剔刻。雜。下始分之。譬也。則強為仁義之。譬也。飢渴馳驟。則屈折禮樂之。譬也。

西華曰填填滿  
足之意顯頗高  
直之見

林曰族音族聚  
也  
一坐曰無欲二

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此亦治天下之過言猶治天  
反謂之善治也。此段喻為治者不得民之常性不  
足以為善也。描寫治馬情形備極逼真。忽掩陶  
匠一段伴題便覺文勢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  
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同德人人皆  
同此耕織也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天放曠蕩於天然自有之  
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故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填填遲重也。當是  
顛顛專直也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水  
之道不通故各居  
其鄉而自相連屬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故其禽獸  
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民無機心不  
相戕賊也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不知其孰  
為異類也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

字始見于此又  
出天地篇  
雖曰蹇蹇蹇足  
而勉行故以喻  
為仁蹇蹇企足  
而強行故以喻  
為義澶漫猶之  
濫也摘擗糾摘  
其邪僻也崔曰  
摘擗多節也  
音之轉

林註舉世皆然  
故曰同乎  
或曰同侗侗然  
無知無欲之類  
山木篇侗乎其  
無識儻乎其息  
疑註息疑不急  
趨赴也即無欲  
也蹇蹇勃萃一  
音之轉

仁義所以維持  
道德者也禮樂  
所以節和性情  
也文采所以彰  
顯五聲也  
此言未必安古  
樽彝皆刻木為  
鳥獸鑿頂及背  
以出內酒魏魯  
郡得齊子尾送  
介古八反

樂生  
樂生  
樂生

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此段言至德  
常性所以為善治也。寫出太古景象千古在目令人神往及至聖人蹇蹇為  
仁蹇蹇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擗為禮  
而天下始分矣。蹇蹇蹇蹇字皆從足蓋脚蹇不安  
之意澶漫即汗漫也摘擗屈折手  
足之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  
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此段  
義本是造作出來以致道  
德日漓皆聖人之作備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  
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  
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月題馬額上當  
顯如月形者而馬知介

樂生  
樂生  
樂生

機半形音曹疑介如介介獨惡  
于青州發齊景是之介倪睨通  
慕得二尊形亦介倪怒視也闔  
為半象皆古遺塞也闔扼抵塞  
語則知鄭為臆衡扼也驚曼偏  
說也  
一坐曰靡順也或曰脩飾形體  
相靡一字又見者禮之事也而  
人間世  
李曰蹊蹠也  
成曰詭銜巧吐  
其勒也竊轡盜  
脫其轡也  
保曰熙樂也  
一坐曰利字二  
篇眼字

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  
樂之罪也介倪猶睨睨也闔曲也驚抵也曼突也  
詭銜吐銜也竊轡竊轡也皆馬之知  
能至於盜也言馬而不言植夫赫胥氏之時民居  
木植木無知而馬有知也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  
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縣跂如懸物而  
使人跂足及之而民乃始蹠  
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  
從上又推出一段流弊出來見得民之好利皆聖  
人使之則仁義禮樂果不足以治天下也○文勢  
疊而  
治天下猶治馬也治之而適所以害之伯樂治  
馬而非馬之真性也誠無以異於陶匠之治埴

非復  
讀如曼鬻  
方密之曰介

水而違埴木之性也乃世猶各以其善稱豈知  
善治天下者之所以為善哉夫善治天下者亦  
不過使民自得其常性耳同德天放所以稱至  
德之世也及聖人為仁為義為禮為樂而民始  
非至德之民非民之故異也蓋仁義禮樂原非  
常性中之所固有以其廢道德離性情而後為  
之此工匠殘樸為器之謂也何疑乎伯樂治馬  
而馬之知至於盜聖人治民而民之能歸於利  
乎則聖人之過無以辭矣此篇自首至末只是  
一意其大旨從上篇天下有常然句生來莊文  
之最易讀者然其中之體物類情筆筆生動或



以為意不多而詞費疑為擬莊者所作恐他手未易到此也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

李曰局關也鑄紐也一云環音也玄英曰鑄音決鎖鑰也

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胠開也○凡作文起如奇峯陡起若神龍變化無處不覓其首尾蘄長公常得此法然而巨盜至則負

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鑄之不固也此句警健

保曰郭本不呂註言世俗之乃之不作今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固不然也

力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

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從盜上間間寫過忽落正意下又忽入引証

文之變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犬

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

西華曰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魯哀公十四年陳恒殺其君君焦弱侯云十二即簡公也割安世有齊國自田平至于鄆都自敬仲至齊威王為封邑陳恒曾十二世也孫大公和遷奔康公於海上乃自立為齊侯自敬仲至莊公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

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田成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後世王莽之金勝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已被莊叟一語道破此段引田成事作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說出至字方是將上面文法翻跌有致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腹子胥靡靡爛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

成曰其弘周靈王賢臣

善人雖得聖人之道而無益音義淮南子曰一坐曰仁義人畏弘鐵裂而死之天道通天下或曰淮南盜賊之所共由非盜之心必託聖人其以出後分均之道而後可行為仁義時以其跖得聖人之道理之似仁義名而為害音義楚宜王朝諸侯魯郭曰竭魯非以恭公後至而酒寒而商賈魯薄楚怒而伐之酒薄非以開邯梁惠王欲擊趙邯而邯邯阻聖而畏楚援故乘人生非以起大其不及援也而盜而大盜起此團趙許慎淮南自相生必至之子註與此異勢也或曰高誘註虛無水也夷平實滿也前一喻尚是聖

戮四子有聖知其為身之緘勝局鑄可謂固矣乃不足防盜反以招盜誠哉聖知之不足恃也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八先勇也出後義

也知可不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

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

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不善

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善人承上

龍逢四子來但世之為四子者少故曰唇竭則齒

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

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

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

向秀曰聖人已人連累大盜是死大盜不起者一喻竟說大盜聖人事業自新是聖人化身矣新者為生故者愈出愈奇或曰為死果天地之盜跖藉大盜者正御日新之變為諸侯諸侯之得賞而損其名門義士存焉又隨真而妄其途或曰淮南大家則大盜息矣不攻小家則為暴死者言守故而大國并小國則不日剝奪名而為賢逐隨也揭不造實也大盜去之而掘其國不止不亦宜乎也陸註大盜既林曰重聖人而竊聖人之法以治言聖人復出得國則人人逐也聖人復出而于得國之利而制法愈密欺詐爭相盜竊朱註者得之益可以逐於大盜至利欺詐故曰重利者世字衍文或曰鄧析子作遂盜跖也於大盜竊諸侯

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狠手殺手取古人之法而痛詆之幾於於斯切勿與韓退之見之便以常為之斗斛以量理較量全不體其立言之意也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一法立一弊生奈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

司馬云槌持赤反投奔之也陸註魚利器絕聖棄知義本於老子又曰不貴難得之貨此段分明是老子疏註呂註絕奔者非滅奔之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摘毀者非出奔之也不以貴之心也焚破者非燒碎之也以信示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持也摺折者非果摺折之也以平乎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持也塞耳膠目欲友听及視也我

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引此語可使由不可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使知之意天下也言此大盜非賞罰所能勸禁皆由聖人利而使之故聖知者不可以明示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殫殘盡去也論議論道也此言遏亂盜源當絕聖棄知擿亂六律鑠絕竽瑟鑠絕焚而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工倂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功矣故曰大巧若拙其指也多着大巧若拙四字便覺文勢不排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

反听反視則天下含其聰明彼外立其德而燭乱天下者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

雀曰燭首樂散也

此軒轅氏別是一君非軒轅黃帝也或曰鄧析子栗陸氏殺東里子桀殺龍逢

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法顛倒出之此化拔為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火燭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此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結繩至此語本老子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

成曰網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李云兔網曰畢罾魚網也音義漸毒漸漬之毒或曰漸漸同荀子問一而告謂之罾罾與漸通乃俛言之耳徐無鬼篇頡滑有實古今不代射謂之天廣雅頡也流動旋轉云罾謂之網罾詳解垢林註隔魚網也笱曲梁也非也天地篇使喚詭索而一坐曰削格機檻也又作柞格及據此解垢喚魯語設罾鄂註說古字相通又犇陷也柞格所說之狼淮南行以罾獸也中庸疏獲柞格也

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奸知以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多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有柄之網曰畢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削格木柵也捕兕鹿者用之宜罾之知多鳥罾謂之羅兕罾謂之宜罾翻車也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此段備言奸知之生亂也機心生而故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鳥魚人獸其亂一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

保曰鳥魯謂而不解構耳此  
之羅此註錯亦一說每每半  
誤宜在上云猶皆昏今按  
成曰漸毒漸漬草茂狼左傳原  
毒害於物也田每每恃音佩  
焦曰謂滑謂難司馬云薄食也  
料理也舉其甚微者而  
言則餘亦擊可  
知矣

種種朴也今吳  
楚諺言朴美者  
謂之種種打種  
種即是意也噶  
噶郭註作以已  
侮人蓋承其所  
有賢者意來或  
訓作多言承俗  
惑于辨意來要  
知悅字是承上  
誠好知來則噶  
噶宜作多智意  
讀為安且與怡

淡無為四字相  
反通篇頭腦筋  
節俱有關係也

由疑至誤

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  
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此又推原天下大  
所以大亂者蓋求其所不知以異於人而不知求  
其所已知有本體之自同也皆知非入之所不能  
而不知已之所已能者亦未故上悖日月之明下  
為是也此亂之所由生也  
燥山川之精中隨四時之施喘與之蟲肖翹之物  
莫不失其性喘與微息而動之物蝸牛之屬也肖  
戾之氣感召如此實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  
三代以下者是已倒鎖一句遙應上面舍夫種種  
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  
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種種淳厚也役役有為  
亂天下要說得緊一層言有悅  
之意便足亂天下而有餘也

世俗所稱治天下之法莫聖知若矣乃聖知所  
以治天下而亦所以亂天下夫以其備盜者無  
一而非資盜者也田成子之竊齊國即以齊國  
之法守其盜賊之身此巨盜負匱揭篋擔囊之  
類也聖知之不足恃如此豈矯語歟蓋聖知之  
法聖人舍此無以為聖而大盜舍此即無以為  
盜若以聖人止盜是利盜也此聖人所無可知  
何也誠欲無利盜乎計非絕聖棄知不可聰明  
巧德任天下之自有而不使曾史楊墨師曠僬  
朱有獨立之名焉此至德之世所由老死不相  
往來者非以此邪迨至三代以下而人乃以賢

者相傾矣。延頸舉踵，羸糧而趨。彼何爲者？邪？好知之過，誰厲之階？夫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之所不及，鮮有不相率而爲僞者。此亂之道也。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俗惑於辯，其致一耳。然其爲好知之故者何也？求乎外之異，而忘乎內之同，備乎人之責，而矜乎己之用，是以至於亂而不知。天地萬物，皆失其性，舉以此矣。夫所舍如彼也，而所悅如此，則嗶嗶之意已非恬淡無爲之風。治天下者，其卽所以亂天下哉！此篇亦與上篇意同，但此更覺痛發憤世嫉邪，幾於已甚矣。其文情飛舞，奇致橫生，林疑獨以篇

中有十二世有齊國等語，以爲西漢之文。然西漢有此汪洋氣局，恐無此精鑿議論也。



喬詰卓鷲矯拂  
 悖戾之意或曰  
 荀子稱泄即矯  
 誑也驕慢之義  
 與此喬詰頗同  
 相於枝也如投  
 壺角射之類相  
 陸曰善多不勝  
 賞惡多不勝則  
 是舉天下之大  
 而不足以賞罰  
 也  
 林曰不給不足  
 也  
 保曰句句喧  
 擾也

氣不和反傷人之形矣。是自人致之者。使人喜怒亦即自人受之也。毗助也。創論奇奧。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桀跖魯史之行。喜怒失位四句皆不安其性命之情。是傷人之驗。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鷲則不群皆非常之行。盜跖魯史俱非天地之和所生也。○句法。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句句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夫天下有盜跖魯史非其性命之情。故有善有惡。治天下者賞善而罰惡。日不暇給而惟賞罰之為。則人亦惟奔走於賞罰。之不遑而已。性命愈不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得而安也。何暇二字妙。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

仁義搶攘謂馳驟其聰明聖知沈註過而不留尚嫌其多事也而又珍之重之非齊戒不敢授受非跪坐不敢進獻播之於詩歌伶舞而薦之於清廟明堂其愛芻狗而惜遺廬如此或曰有南取成之迹相共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王弼曰無以易其身也故曰賈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或曰與荀子心出於老子

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枝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病痛在一說字。便非可存。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可亡之意相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僨而亂天下也。入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所以有此嚮卷不申舒之狀。僨猶搶攘也。○兩意雙發。雙敲。如手舞雙劍。遍體繞匝。異光逆射。蘇長公慣熟此。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迂儒剽竊不得其要。其一段尊信古人糟魄處。如狂如痴。可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泣天下。迫而後應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

一坐曰此四句  
 出於老子  
 利之有天下同

意。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



句法沈註貴愛其身甚於天下而不敢以輕試之五藏所以藏貌言親聽思人身之五行也居如尸之不動見如神龍之不見測沈註神順物而自動天隨理自行炊累薰蒸也万物自就陶陶而非我甄陶之也

陸曰人心一或為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矣上下無常因入起倒其係也如其性命乎

因其恐也如殺將此恬淡素朴之心化為一假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已之人盡將平生之廉隅離之琢之殆幾于盡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如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冰語其還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焦曰懸而天希高慕遠也林曰債與債同債驕元炭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

人心好高若一人欲藏則人人樂居其藏之名以故有善否相非諸弊而大德不同矣諸解于上下文欠理會

上下囚殺上既不得下又不甘或囚苦以為通或等殺以為變

靜深藏也懸而天不息也債與奮同債驕天然

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亦可以寄託於其身以安其性命之情也四句出老子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炊累謂萬物皆困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何暇二字應上何暇句呼應絕佳得失判然篇首至此是一篇論斷起伏叫應無法不備孰此者大家諸篇可束置高閣矣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剗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

而天債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人心或為人銷魂而下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上下下無常或係縛如囚或構閉如殺方其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服乎剛強及其殺也若刀劍廉剗割可以雕琢者俛火喻其躁凝冰喻其堅俛仰四海喻其速淵靜懸天喻其動靜之各殊而總以債驕不可係斷之此人心所以不可撓也可作一部西遊記讀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頓句堯於是放驩墮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其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勝任也矯矯鸞鳥下有桀跖上有魯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

李曰：敗白肉也。爛漫雜亂之意。崔譔曰：鹿也。

焦曰：繩墨殺者，脊脊相踐藉也。彈正殺之也。

崔曰：械夾頭及脛者，皆曰桁楊。林曰：離歧支離翹歧也。

欲有所施為，而又不動手，不得故曰桎梏。朱註：心無愧而事不知恥，故無愧則不知前日。

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堯舜勤勞，湯武征伐，皆以仁義，櫻人心之名，而為桀跖。上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彼此相勝，玄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於是殫思盡慮，接應不暇。所謂求竭也。起落頓挫，奇致相生，文之能事畢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歧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鉞鋸繩墨椎鑿皆刑戮之具。仁義窮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其究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乃始抱其仁義聖知之談，於桎梏之間，思有以救之。孰知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真

之非不知耻，則不改後來之轍。桎梏必鑿，而後成也。盜賊假嘴矢以張其威，桀亦假曾史以文其奸。沈註：桁楊，械也。桎，梏也。械，不楔不牢，故桎。

陸曰：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德。楊以桎梏為管，以見文之歸宿。嚆矢即鳴鑼言。原來治天下，只先聲而指響也。是寓言此則，則華真經之闕蓋。未得聞至道之藏也。呂曰：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虞。

司馬曰：族聚也。待黃而落也。林註：陰陽不相未聚而雨，言澤。辰各當其職，故少也。未黃而落，言殺氣多也。

票主 王 乙 日

可耻也。此段疾世之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談幾於大聲痛罵矣。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桎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嚆矢，響箭。盜賊先聲也。桎，續也。桎，木也。槓，堅木也。言接續桎楊，使堅也。桎，木也。所以入鑿言相合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四字，作家顯是病根。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逐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

在者 十一

李曰窮窮淺短  
見或曰狹小兒

林曰歷然驚起  
克

足以固結故也  
窮窮猶瑣瑣也  
蘇子瞻曰雖天  
地之精不能供  
此有心之無故  
荒亡之符先見  
於日月以一身  
占之則耳目先  
病矣  
但問治身則所  
操者約而所及  
者廣矣  
陸註老子云窮  
窈冥冥其中有  
精又云載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  
形將自正由內  
及外工夫乃可  
以長生內外交  
養工夫形乃長  
生內外合一工

夫蘇子瞻曰窮  
窈冥所以一也  
昏默者所以全  
真也  
我為汝三字宜  
細玩遂直致也  
此段正是癡癡  
堯舜工夫或扯  
作坎離交媾非  
是手探月窟足  
蹶天根到頭來  
總是盡性知天  
天地陰陽各足  
其真汝無干  
物將自壯萬物  
自然遂長也

羅曰官者如官  
司藏者如府藏

奚足以語至道  
所問者在至道之精故曰物之質  
質者未散之朴也所官者在官陰

陽遂羣生故曰物之殘殘者朴散之器也黃帝以  
仁義櫻天下之心離披解散之氣微於陰陽驗於  
三光符於草木著於人心皆其所致故不足以語  
至道○說出一段彫喪之世景象黯然字句新奇  
萬年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頓下風膝行而進  
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問治身方知  
廣成子歷然而起曰

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四語見至道本無形所謂玄之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  
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視耳無所聞心

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神為形之主無視  
靜也神靜則形自正矣形正則必靜必清形不勞  
而精不搖長生之理豈有外焉此言入道之法○  
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慎  
此朝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蓋本於此

女內精神也閉女外關鍵也多知為敗思慮也我  
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  
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

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也然道有陰陽不可不知  
上矣則見至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  
赫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  
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發乎天故大極

判而兩儀分則陰主靜陽主動而天地有官矣陰  
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陰陽有藏矣此即坎離交媾之  
說然惟慎守汝身如慎內閉外等語則吾身之藥  
物將自壯矣○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氣也和即遊

此言下手工夫  
在宥

保曰郭本管翼註淳風云

作常 千二百歲謂之

保曰廣成子 六魁一曰陰陽

之謂天矣是 之小紀此化彼

黃帝感覺之 青此長彼消吾

地謂稱謂之 之道何道即天

義天天道也 道而已

雲將始覺廣 蘇子瞻曰皇精

成子之所稱 也王粗也

謂者即天道 羅註生而上見

無為之言 日月之光死而

心于德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

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

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

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為土。此言正答所以長生之意。彼其物

存不受變滅。世人不知以為此。生有涯。皆不知道

者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之用不測也。失

道者。見光為土。以其形不測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

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反土。以其形而已。

故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當我緝乎。

一坐曰。法華經

我成佛已來。其

死是謂玄牝。又

死而不亡者壽

量老子谷神不

死是謂玄牝。又

死而不亡者壽

量老子谷神不

死是謂玄牝。又

死而不亡者壽

量老子谷神不

死是謂玄牝。又

死而不亡者壽

量老子谷神不

而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當我緝乎。

地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緝乎。

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

而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當我緝乎。

地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緝乎。

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

而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當我緝乎。

地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緝乎。

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

而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當我緝乎。

地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緝乎。

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

而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當我緝乎。

地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緝乎。

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

而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當我緝乎。

地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緝乎。

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

而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當我緝乎。

地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緝乎。

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

而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當我緝乎。

地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緝乎。

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

而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當我緝乎。

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所問與黃帝問同。鴻蒙答以兩弗知。

其義已畢。又何須再問乎。兩弗知與下何知俱與未各復其根而不知。是通段結穴。無二義也。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

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天忘

詞也。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

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

知。此猶上吾弗知之義。弗知所以為真知也。猖狂

掌之為使。是也。遊即上文之遊。言我之遊。拊脾雀

躍。惟執掌以觀化。舉目間皆真機。自動而已。此外

無有。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

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言我亦

保曰無妄節  
真也

朱註浮遊猖狂  
猶曰飄飄搖搖  
指神也。即鴻蒙

遊至執掌之時  
但見物皆無妄  
而已

或曰淮南作翹  
翹不知所往

○按放字友  
訓依也

放依歸之意

免死狐悲之句  
無此語妙

毒害也。問奈何  
則害矣。僂僂軒

舉之意。端矣。是  
鴻蒙欲去非教

○按註仙仙  
字當作僂

意心養養如中  
心養養之養與

毒哉一答同意  
言使我心憂也

虛而待物者我  
沈註治人之術

與物忘而回乎  
在自養其心不

溱溱則心解神  
徒但溱溱自

○按莫溱貌  
追茫茫亡音

此所以無為  
收拾至此是無

三字。應上不得已。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

而臨汝。天下句。玄天不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

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此段與廣成子所答亦同。言

入者擾擾。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僂

僂乎歸矣。仙仙猶翦翦也。毒害也。言所以為害者。

當歸去也。暗暗有教。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

其歸根反本之意。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隨爾形

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溱溱。言以心養汝

為以俟物之自化。然以心養。又不可以心為之也。

故隨形體。吐聰明。倫類也。與物相忘。則不生分別

之見。大同乎溱溱者。總歸。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其

心之所係。釋其神之所拘。莫然者。坐忘之象。無魂

言如槁木死灰。全無動念也。此是處無為之極者。

義其通 不知不離即離

成曰云云衆多 或曰芸芸葉盛

貞

保曰常存道 必因衆皆是之 沈註有所聞于 此而不能自信 無異矣易嘗出 乎衆哉 褚註衆同也而 喜之則已與衆 無異矣易嘗出 乎衆哉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關其情。物故自生。萬物云云以下言物自化也。各復其根是安其性命之情也。各復其根而不知連安其性命亦不知誰為之者。渾渾沌沌二句以不知故能復根也。若知此是復根則此心又着於知遂不在於根了。故物本無名何待於問。物本無情何待於關。物之自生不可強耳。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通段言治天下者以無為為之。篇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之註脚也。柳子厚郭蒙駝傳議論本此。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

保曰諸本幾 乎作幾何 而後自信然則 其才之出衆人 之下明矣才出 人下而欲謀人 之國是見前人 之利不見其患 也一擲不勝而 保按萬有餘 後有發與與 千有餘歲同 語法

不可以物物而 不物不可以三 字作雖未經意 物言能主張綱 維乎是物也 或曰淮南物物 者以乎萬物之 中註物物者造 萬物者也

一坐曰不可以 物言必不可為 物用也物而不 物言能主張綱 維乎是物也 或曰淮南物物 者以乎萬物之 中註物物者造 萬物者也

保曰常存道 必因衆皆是之 沈註有所聞于 此而不能自信 無異矣易嘗出 乎衆哉 褚註衆同也而 喜之則已與衆 無異矣易嘗出 乎衆哉

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此段從上大同句生來。見世俗故有異同之見。究竟不能勝人。徒以人之國僥倖。未有不喪人之國者。此等人之議論。有土者所不當存也。文情繚繞綽約。饒有別致。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又根上出。乎衆為心。不能出乎衆之意。言有國者。必有不能為物用處。方能用物。不為物用。乃自己有大本領。如

正解不必喜同前只破其喜同也  
諸註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欠明暢蓋與老子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為天下配即道不溢于物之意行乎無方行所無事也撓如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之撓言因物之所能動者而動之

呂曰領論言也言則出于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矣

矣賤而不可不任以下俱間發親有者昔之君子一坐曰達義親仁似告子所云言與天地篇首仁內義外也節俱有訓詰氣

薄說作迫沈註當作積於義而不薄

下文所云者明乎此則不特治天下而已也。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玄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大人之教。若形舌如輪轉。折變化。莫測其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大人立教。自處於虛。因物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復。撓撓天下。而適道也。復來也。之行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其往來自如。撓撓無極也。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所依傍也。與日無始。則無所窮極。可知矣。蓋大人之教。挈天下而遊於大。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道之中。如此。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夫大人之獨有如此。若頌論其形軀。則又與眾無異也。此所謂合乎大同也。既曰大同。無以有已焉。能獨有其有哉。故見有者為二王之徒。昔之君子也。若見無者。則非提挈陰陽。主宰造化之人。

不能故曰天。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地之友也。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此言無為中之有為也。揚子雲法言多學此句法。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此言有為也。歸於無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上二句見不得不為。下二句見不通。

或曰不明於道者下脫一句上

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夫有為無為皆道也。不通

於道是不明於有為無為之故。悲夫與上文悲夫有上句相應。何謂道有天道有

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

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

矣。不可不察也。承上指出道有天人從有為無為分別。主為本。臣為輔。一人一事皆有。不必作君臣者。

有。不必作君臣者。

天下之不治也。以有治天下者也。有治天下。則

不能無為。不能無為。或使天下之為樂為苦。皆

性命之情所不受。治術雖多。徒滋亂耳。何者。以

其撓人心也。夫天下之為苦為樂。而大喜大怒

所從出也。毗陽毗陰之故。而四時寒暑皆失其

常。使天下囂然淫其性。以遷其德。始有善惡之

行。是自天下致之者。而卒自天下受之。故盜跖

曾史之徒。皆非治世所宜有也。乃治天下者。猶

分其善惡而從事於賞罰焉。其欲人之安乎。性

命亦已難矣。况復重以聰明仁義禮樂聖知行

於其間哉。不知此八者之在天下。固無益而有

害也。乃惑之而不解。為之而日甚。此世俗之見

固然。非所論於君子矣。君子者。以無為安其性

命者也。貴愛其身。所以寄托天下。於以觀物之

自化焉。試有見乎人心有不可撓者也。試徵之

古帝王乎。古帝王之撓人心也。以仁義開其端



以是非分其際。以刑罰繼其後。其治天下也。卒以亂天下也。其效可觀矣。乃儒墨尚思所以救之。亦試問其致此者。誰實爲之乎。絕聖弃知。老聃所謂天下治者。亦有見乎此矣。然非自天下而始也。廣成子之告黃帝也。曰。慎身壯物。守一處和。其所謂不族而雨。不黃而落。光之益荒。心之翦翦者。所不計也。以無爲自安。其性命而不以撓。夫心是貴愛其身之說矣。然非自吾身而止也。鴻蒙之告雲將也。曰。心養大同。復根不知。其所謂玄天弗成。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者。皆無慮也。以無爲安人之性命。而不以撓。

夫人之心是萬物炊累之說矣。君子之在宥天下。如此豈世俗所能測哉。夫世俗之言治也。斤斤於人已之間。而介介於異同之辯。惟求有以勝乎物。究未有不爲物所勝者。蓋不知物物者必有不物於物者存。所謂獨有也。大人之教不然。因物而應。無或私焉。雖獨有也。亦卒歸於觀無矣。顧有無之間。亦豈有二用者哉。無爲而有。不得不爲。斯爲之矣。有爲而究不見其爲。又若未嘗爲之矣。是道則然也。惟道有天有人。因而有主有臣。察乎此而知所尚。必以無爲爲貴。其於天下之治也。夫何有此篇以無爲二字作線。

言性命言人心皆見其不得不無為處末反覆  
辯論見無為中之所為不相妨碍與一味幻空  
斷滅者不同參之論語無為而治一章王意無  
甚差別此莊叟實落經濟可與吾儒相通者也  
文之段落變化頓挫聳秀議論奇橫理窟精深  
筆底烟霞胸中造化非讀萬卷者不敢仰視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  
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

天下無為也夫德而已矣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則故化均而治一治謂主

張綱維乎是者人君之主萬民猶天地之主萬物也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天者亦不過自然而已玄字根天字來惟法天故曰玄以道觀言無為則合乎自然所以為天德無兩層以道觀言

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從德字而

生出道字來言天德即道也然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皆從道之自然流出非添設也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

呂曰原於德則其化通于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及于萬物之二此二者同謂之玄

名不正則言不順

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

四句總承上道德二字而分別言之。德者性命之正。故通於天地道者。當然之理。故行乎萬物。由道而行之。為上之所以治人者。則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則技也。此中自有形上形下。為精為粗之別矣。

枝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

於天。五句又承上分別之言而合言之。見道器原無上下精粗也。技為事之所必資。事為義之所必行。義為德之所必施。德為道之所必具。道為天之所必合。兼者合而一之謂。故曰古

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

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

服。結上無為法天之意。一者道而已矣。無心得。無心於必得也。鬼神猶服而况人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

可以不刳心焉。刳心去其私以入於自然也。用字新闢。無為為之之

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

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

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有心之

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明此十德。天下無遺埋。故藏乎心者大而不窮。

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

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

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言君子既備此德。則內重而外

自見其輕矣。顯則明。二字應從范氏連下文讀。言當其顯時。則知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也。於義頗優

諸解。褚伯秀曰。不為己私。忘利也。不為處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于萬物一府死生同

焦曰。夫子曰。連。上文當為引證。之語。疑即老子。上所引記曰者。老子也。故就述。見人間世篇。

又曰。鵲冠子。不。要元法。不可以。刳心體註。刳猶。列淮南。無為為。之而合乎道。無。為意之而通乎。德。又曰。事心。又。見人間世篇。

或曰。天道篇。心定而萬物服。與此句法同。

其言耳。下文夫。子問於老聃。則。明指孔子矣。

說事當作為。以。音近。誤朱註。事。心。敬。奉。天。君。而。不。違。也。事。心。之。大。不。以。小。待。其。心。也。為。萬。物。逝。即。事。心。之。天。之。功。效。朱。註。顯。則。明。三。字。衍。或。曰。註。文。誤。入。

明字與韜字相。反。既。明。則。不。能。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一。府。同。狀。合。解。大。字。道。無。所。不。備。非。指。指。金。石。也。只。是。隨。便。指。點。一。件。以。見。宗。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一府同狀。合解大字道無。所不備非指指。金石也只是隨。便指點一件以。見宗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一府同狀。合解大字道無。所不備非指指。金石也只是隨。便指點一件以。見宗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一府同狀。合解大字道無。所不備非指指。金石也只是隨。便指點一件以。見宗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一府同狀。合解大字道無。所不備非指指。金石也只是隨。便指點一件以。見宗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一府同狀。合解大字道無。所不備非指指。金石也只是隨。便指點一件以。見宗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一府同狀。合解大字道無。所不備非指指。金石也只是隨。便指點一件以。見宗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

或曰淮南金石有聲非叩弗鳴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

又曰耻通於事大宗師所謂樂通物非聖人也又曰晏然體道素逝即素位而行也誠則無不明矣採之感之也窮生及其天年也無金石則不能有聲無形則不能有生而無以立德明道矣惟立本原之德而

知通于神則道

情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情則無去來之累此剗心之極致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二句亦從金石上看出喻其寂也金石不得一句喻其感也金石有聲喻感而應不感而不先應也萬物孰能定喻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

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

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之人任素而往非好通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用是其為德已廣矣然猶未肯輕於應物也其心之或出而應物者由有物採之非先物而唱也何也蓋以吾之形非道不能生吾之生非德不能明惟有存其形窮其生立

一生曰擊聲遠近幽深與長短修遠同語法

明而德愈廣矣若此者心虽偶然形生俱不而動形生俱不能復故形非道不生四句承立之本原三句來蕩乎至乎万物從之承其心之出二句來緣中間忽下王德者邪一句夾開以故註家自迷五色不復能貫串血脉獨見曉焉見人曉得此道獨聞和焉聞入和我也能物焉濇乎其居無道不然也能精濇濇乎其清無所差謬也供其求

其德明其道以成王德之人而已乃無心而出無心而動而物自從焉非有強於物也此王德之人有如此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

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然所以立其本原而本無形無聲無可視聽也但不可視之中有可獨見不可聽之中有可獨聞故雖深而莫測而物物皆能順應雖神而無方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於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大小長短修遠無所不宜也精鑿之語不可多得或曰淮南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宋莫之中獨有照焉林註修遠近遠之誤或曰淮南引此章而曰小大修短各有其具据此莊子本亦四字註文誤入為六字耳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宗而能感也或曰淮南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喻心好高明而失其玄妙之理也三人皆索之于形似之際故不能得象罔則弁形似而損之故得也或曰淮南作使罔朱捷刻索之而不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得之註捷刻疾利博善捨於物忽悅善忘之人

遺其玄珠

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

失其玄珠也玄者幽深莫測不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以擬比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性靈也

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

啜詬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知思惟也離朱見也啜詬言也二者皆足以蔽真性故愈求愈遠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餒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知明言皆曰索而象罔不言索以其通雅誤詢條下升庵謂荀子誤詢無待於索也今本誤作誤詢賈生用集詬亡節

智按說文有談詬語喫音口懈反契古通刻加契聲稷高借音可證蓋古人韻粗殆集詬之通稱也此字古無用者惟見莊子郝氏以莊誤課與集詬為一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

天乎配天為天子也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坡乎

天下岌岌同言為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給供應數類冗敏捷也其而又乃以人受天復其初也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彼審乎用知以禁過而不知過之所與之

配天乎地作聲彼且乘人而無天以臨民使人失其自然方且本身而異形越也方且尊知而火

馳機謀急方且為緒使役於方且為物絃礙於方且四顧而物應物未能方且應眾宜我未能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

句參差歷亂如疾風捲簾天花飛落令讀者夫何心目俱眩與九方歎相摑一段同一機調

夫何

夫何

呂曰二句當為一句言方且應眾宜非之本來未始有恒承聰明叡知來言者故與物化而逐物而不能守一也眾父喻君之足以配天命

田生由此而生也無天承以入受天來

音義凡言方且者言方將有所為也

本身而異形承其性過人來言知有己身而不能同形于物也

應眾宜以上五句承給數以敏

聰明叡知來言者故與物化而逐物而不能守一也眾父喻君之足以配天命

一坐曰有族有師言人可為  
祖以喻其學有眾父則不可  
終始本末可為眾父父明  
眾父以喻其有缺不可為眾  
所得言闕缺學父而可以為  
有終始本末眾父也諸解全未  
得道者也特未理會雖然一轉  
觀至道之妙故治乳之率治亦  
曰不可為眾父由他起乳亦由  
之父眾父則玄他起北面南面  
之又玄之謂不可為君不可  
抹曰率將帥也為君也

細看此篇光景  
力量所至不過  
如說死新論之  
間多懼句難解  
豈憂沒飯吃乎  
爭家產乎無味

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可以為眾

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眾父父祖也老子云無名治亂之

始即祖也母即父也言缺置之有無名相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之中其才亦可以首出然而去道遠矣始即祖也母即父也

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所以有為治天下適

臣俱不免於禍害而已此言用知者不足以治天

下也段中轉換不窮抑而又揚揚而有抑變化

之法盡沈註公侯眾父也帝天下眾父父也桀

於此矣紂賴聖知殺賢臣是聖知北面之禍也田

恒資仁義以殺齊君是仁義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

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

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

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

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鶉不擇居穀仰母

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

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來彼白雲至於帝

鄉三患莫至三患病老死也或解水身常無殃俱

人曰退已封人教堯處三物之中而能脫然無累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

三患即多懼多  
事多辱也若以  
何辱句在下為  
嫌則行文固不  
如是之版也

林曰且然猶且

林曰且然猶且  
也。故曰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於

或曰呂氏春秋  
無慮吾農事必  
而後遂不顧註  
慮猶亂也協和  
悅也  
落猶廢  
通雅他他雖與  
邑邑音同義則  
為行兒勇兒

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  
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  
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  
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  
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他他乎。  
耕而不顧。○莊之所以稱者以其奇宕之氣。雋永  
直遂。其何以為莊乎。  
噫。好事者為之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無者  
無名者。即老子所謂一之所起。無中生有一而未  
無名。天地之始也。一之起。有也。有一而未  
形。雖有必本。物得以生謂之德。此個未形之理。物  
形之於無也。物得以生謂之德。不得不可以為生

林曰且然猶且

成曰留靜也。陽  
動陰靜。氣盈升  
降分布。萬物生  
理曲成。謂之形  
也。

郭象曰。合喙鳴  
無心於言。而自  
者。合於喙鳴。天  
地亦無心。而自  
林曰。絡繹猶浪  
浪也。

分出陰陽五行  
因此物無間斷  
也。或曰雷或作流  
二句言在地成  
形。

萬物一體。即  
居殿食之意。  
絡繹久也。

德之為言得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於  
也。故曰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於  
未形者有分。陰陽闔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  
天之所以為命也。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同此  
雷動而生物。造化之道。動則鼓萬物之出機。物成  
生理謂之形。物既生矣。而造化之生理。隨物而各  
成而不。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形矣。必有形。形者以  
可易。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形矣。必有形。形者以  
守其神。使視聽言動。莫不有自然之儀。則謂  
之性。○以上言天道從內而之外。有如此。性脩  
反德德至同於初。故脩性者。貴反於德。德者即物  
初。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虛乃大。同乃虛者。神返於  
無無無名者也。同乃虛。虛乃大。言虛  
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也。修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  
性而同。於初。其至德如此。合喙鳴。喙鳴合與天  
地為合。然有心於同。終非無無之德。必付之自然。如  
乃與天。其合絡繹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地合德。其合絡繹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其與天地合者。緜緜然若愚若昏。如此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已上言人之道。由外而入內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

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相放。效法成規也。氣讀言於治道之中。有可與不可。有然與不然。辯

別明白。即如今日辯者之言。有云。離堅白若縣寓。者。蓋言之析義之精也。離析堅白而懸之。字

宙明之至也。此當時辨士之成語。諸解失之。若是

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

也。執雷之狗。成思後狙之便。自山林來。成思。被繫

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若此。而凡有首有趾

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

無。有首有趾。具體而人也。無心無耳。無知無聞也。

衆多也。無形無狀。道也。盡無。無一見也。此言踐

形者之難也。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

又非其所以也。言有形者皆有治在人。忘乎物。忘

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治者

在人。當因之而已。忘乎物。又忘乎天。物所從出之天。

則忘之至也。此所謂忘已也。入于天者。無我無人。

渾然與天。筆乘。無心無形無耳。無狀者。世知其

形與無形無狀者。舉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與言

將奚施乎。然吾所謂盡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

皆與人異也。人動止廢起。吾亦動止廢

起而卒不得名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

將問。勉見李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嘗薦。試。吾謂魯

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

郭曰。若相放效。

強以不可爲可。

不然。爲然斯矯。

其性情也。若縣

寓。言其高顯易

見也。

一坐曰。可不可

然。不然。公孫龍

語辯者。一字宜

屬上者。

陳曰。離堅白之

辨。若懸字高。空

使衆昭然也。

朱註。仲尼以爲

放。古爲治。因革

不苟。如辯者分

析。堅白同異。昭

然不隱。

縣乎。邑

或曰。若字斷說

汝也。能食能行

不思道不聞道

陸註。衆者。凡民

也能與形而俱

存。則是所謂形

體。保神者也。

俱是。人所管不

來的。

所以也。夫復於

何留意。有治在

人自治而已。

陳曰。其動止死

生廢起。又非其

所以也。夫復於

何留意。有治在

人自治而已。

陳曰。其動止死

生廢起。又非其

所以也。夫復於

何留意。有治在

人自治而已。

陳曰。其動止死

生廢起。又非其

所以也。夫復於

何留意。有治在

人自治而已。

陳曰。其動止死

生廢起。又非其

所以也。夫復於

何留意。有治在

人自治而已。

陳曰。其動止死

生廢起。又非其

所以也。夫復於

何留意。有治在

人自治而已。



通雅局局嘒嘒也聲欲出口也  
保曰軼與轍  
通

玄英曰魁魁然魁魁許遊反  
驚視之貌

言不知與堯舜  
之教民孰為兒  
而孰為弟但欲  
同乎德而民心  
各安而已

不輯李徹局局然笑曰局局笑不出聲貌若夫子之言於  
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  
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  
者衆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人  
之向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皆悅之  
往之投迹者衆矣此驩虞之習非皞皞之風也將問勉魁魁然驚曰勉也  
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閭勉以民歸乃治之善者反為不勝任故驚而問也李徹曰大聖之治天下  
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  
其獨志搖蕩若披拂也賊心知巧之  
害心者獨志見獨之志也若性之自為  
也若順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  
民溟滓然弟之哉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滓  
惛然之意○兄弟二字奇創至

一坐曰反於晉  
之晉如下文晉  
黨作豫

保曰為圃者  
即大人印仰

通雅搯搯用力  
兒猶斫斫斫  
也與汲汲劫劫  
通轉  
循本疾速如湯  
沸溢

此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將使民心之所欲同  
於德而心安之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

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印而視之曰奈

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

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咲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

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

定者道之所不載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  
由不純故不白也不純不白

則日見轉轉則神之生也則日見轉轉則神之生也不定吾非不知羞而不  
神不定者則不可以居道矣

焦曰瞞然慙貌  
於于或作於吁

羅曰卑阪卑遜  
自處於隙隅也  
李曰項項然自  
失貌

或曰通雅於于  
揖讓舒緩之貌  
易則易于則于  
于于然於為發  
聲于為氣出達  
用之正狀其聲  
容耳項項一本  
作旭旭說文頭  
項項謹兒輕其  
聲為旭旭重其  
聲為屬三李云  
卑阪愧懼貌一  
云顏色不自得  
也諸解無明據  
蓋行不自安之  
見史曰者傳卑  
疵而前熾趨而  
言是也方密之  
曰卑阪乃迫促

林曰茫乎無形  
迹之見溟備純  
一渾全也儼然  
無心貌

林曰其所謂風  
波言為世故所  
役而不自定也

之轉也  
猶言既可託生  
又可託民也  
林註託其生于  
世雖所行亦與  
人同而不自知  
其所往則浮遊  
而不知所求猖  
狂而不知所往  
也

夫明白以下真  
渾沌之術  
不治其外是渾  
沌氏工夫  
遊世俗之間是  
渾沌氏作用

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為圃者曰子奚  
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  
擬聖於于以蓋眾於于夸誕貌蓋壓也獨弦哀歌言倡而無和也以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是欲其泯機心而不而身之不能治而  
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子貢卑阪失色  
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  
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  
人之道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聖人之教也若求可求成則何所不為乎豈

夫子而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  
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  
知其所之茫乎溟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  
之得其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  
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  
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動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  
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  
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  
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上面于貢既備極贊揚知其為  
全德之人本無疑惑固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  
驚之說胡為乎來哉

何足以識猶言不直得學他若作不能知便與上文自才廣矣

一坐曰諄芒霧氣也玄英曰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風也

惟聖治故民得其視顯二而橫目也諸解作人目橫生于面俚得可笑

足以識之哉

此段言去其機心方能入道借為圃畦發出許多議論大類漁父篇意其

文絕無停蓄蘊藉中間又有紕繆之語此為後人竄入無疑也惟善讀莊文者知之

或曰淮南

真人者性合於道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大素無為復朴體本抱神以遊于天地之禁芒然彷彿于塵苦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机械之巧弗載於心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死風曰

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

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死風曰

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橫目言人也人之目願橫生于面用字奇極願

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

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

為紆其情實而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乃不

也為人而人自化也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

也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

慮動靜無慮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四海之內

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公其利安於天下不知有其身也

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其心不知其所歸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

而不知其所從其心不知其所求也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

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上神者神上外而日月之

光反乘於下也與形滅亡雖有身實無身也照曠照徹空曠無復形拘也致命盡情天

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命者天之所賦

林曰撓動也言與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

或曰橫目與高目同行其所為使民易從也天下自化一人立極万物近光也

保曰怙乎悵兒

失其母也者不知所為也失其道也者不知所之也

沈註心形俱遺故曰與形滅亡照字跟乘光來曠字跟滅亡來

林曰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

出乎天地之外則天地亦樂其

其下故曰乘光助化而可以方

政形滅亡言事無為也

有身似無身矣。混冥言物皆無。致而極于天命。所分別也。

也。其情盡于性。中之情也。此情字。此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同以天地之。此言武王不生。道自樂而方爭。于有虞時。故羅

無所累於我。故戰伐之患。非評。曰。天地乘而萬其賢否也。

事銷仁。成曰。均平也。若天下大平。物皆

得理。則何勞。勞作治法之良。由其乳。故緝理

之也。一也。曰。天下均。平。聖人之証言。治之為願。言天

下各自治。也。竹溪曰。滿稽因。陸註。如標枝處。無鬼之問。又併

高而無凌下之。沈註。其色焦然。憂孝子。豈願是

乎。聖人之証言。治天下。亦此類也。

有虞氏非之。心。沈註。蠢然自動。呂曰。有虞氏以

乳而後治之。則以相役。而不謝。武王亦以亂而

後治之。孰不以。至德如此。何從。天下為事。而有

不及哉。故有虞。氏藥瘍也。禿而。施髡病而求醫。

則是亂而後治。自常情中。發出。也。操藥脩父。其

色焦然。道不至。文不相蒙。於兼忘而六親。合譬以下。分明

不和。有孝慈。固。訖。貶。一時聚徒。聖人之所羞也。

龍惠。施。董。務。空。則有虞之治。亦。務。而無。實。行者

豈得已。而謂。過。有虞氏。不過。從。於武王哉。

一坐曰。孝子不。世俗。而然。之善。諷其親。忠臣不

之。如藥瘍。一般。諂其君。諛諛對。敷衍。得過。太耳。

情者。性之所發。致推致也。盡絕也。天地樂言。胸次與天地為一。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代其迹。物復其情。混冥。昏昏。默默。至道之極也。照曠極。其明。混真。極其幽。合之。而神人見矣。聖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念修也。二者。深淺之不同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

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破筆極透脫。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

為有虞氏之藥瘍也。藥瘍猶言治病。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修治也。言孝子以藥治父之病。是不能使其父至無病也。故為聖人所羞。以為亂而後治之喻。至

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

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與有虞對針。言惟無亂所

以無治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八字。破盡千古大惑。論古者不可不知。若據拾荒唐之說。如羅長

源之路。史。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

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夫有虞之謂治。不過因世俗之

入耳。乃今人之尊有虞者。亦無獨見於胸中。與眾人同。是非焉。何其愚且惑也。獨不見臣子之諛諛

言。

諛其君。諛諛對。敷衍。得過。太耳。

諛其親。忠臣不。之。如藥瘍。一般。

諛其君。諛諛對。敷衍。得過。太耳。

諛其親。忠臣不。之。如藥瘍。一般。

諛其君。諛諛對。敷衍。得過。太耳。

諛其親。忠臣不。之。如藥瘍。一般。

諛其君。諛諛對。敷衍。得過。太耳。

羅曰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弄到眾散而後有過則諫不事聚之用許多文諛諛也隨和君飾以媚世猶操親者世俗必以稟修病者然聖為諛諛而隨和人到底以為羞世俗者却不以也夫為有虞氏之是敢諫君親而徒而通其彼是不諫世俗世俗此非則又眾人及嚴於親而專矣

於君邪  
林曰觀其初心陸註合譬飾辭要高於二世要言有枝葉故屈其終也不能離足以聚眾而終於當世之人是始本末不相揜其終始本末不相揜也

相照應矣故曰之學人而不自致以媚悅一時謂之道諛然亦為徒是非相通

人皆以為非此其必然也乃至於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入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

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為乃終身導諛故惟合譬飾辭以合於眾而不知其理之終始本末有不相安也以下彼有虞氏之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乃不自以為諛諛與夫尊有虞氏者隨眾以為是非而不自謂同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

而不自同於眾與夫人為徒眾人乃愚之至也是亦是眾非亦方琴曰三人行非無有出群以下以行為喻今樂曲有折揚予赤張滿稽自柳或即此也謂也

又曰大聲以人之行也下樂下又以樂為喻之行也

琴曰嗑然笑聲

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以其惑之者眾也以行路言之惑者多則勞而不至今欲以一人之祈嚮而勝天下其將能乎祈嚮欲向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也

皇琴里巷之俗音也三家村中俗子一聆俗音便以手拊膝作敲板聲自稱解事者流其一一段可賤可羞惡狀一筆寫出豈當日莊是故高言不止於眾入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

以二缶鐘惑即黃鐘毀弄瓦釜雷鳴之意

陸註然不推則天下無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

所適不得矣

俗音也以二缶惑一鐘則無以自適矣與上大聲不入數語相顧有情郭訓垂踵何說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誰其比憂言無相與憂也數語又深一層見其俗見如此推求無益徒自增其憂耳

林曰厲之人中  
問添一之子猶  
前音驪之姬也

厲之人生子則  
亦厲矣何用視  
之天下惑則我  
亦不得所嚮而  
惑矣何用推之  
以喻所以推之  
者偶由于情不  
自禁耳  
或曰厲即厲字  
按厲之人一段  
宜連前文為一  
章百年之木以  
下別一章  
其斷所刺碎木  
也所作其  
或曰淮南百田  
之木斬而為犧  
尊又曰醜美有  
間矣然而失木  
性鈞矣  
或曰淮南作葵  
傷性作行又曰

此四者天下之  
所養性也然皆  
人累也  
鳩鷄善鳴不堵  
之鳥借以喻楊  
墨大有天趣  
林曰以其趣舍  
是非梗礙胸次  
故曰柴其內  
一坐曰皮弁之  
句至樂篇自安  
厚味之句語法  
相似

一坐曰交臂歷  
指言東其向手  
而指相軋歷也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

似已也厲醜也厲人自知如此而大愚大惑者

斷如續無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

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蹶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夫有虞之治所以不及至德之世者以其失民之

性也犧樽與溝中之斷蹶與曾史均為失性無有

異焉則求治者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

目不明二日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日五臭薰鼻

困懷中顛困懷中顛逆也四日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厲爽

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鷄之在於籠也亦可

以為得矣夫失性之由不一端也有色聲臭味與

不講於復性之學而趣舍滑心自以為得自吾觀

之直困而已鳩鷄之在樊籠而自以為得有是理

乎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梗礙也皮弁

鷓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支塞盈

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皖皖

貌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

為得矣上段只言內此段又自內并及於外也

雜著但細玩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等語自應照

舜身上說段中若合若離不可以尋常筆墨窺之

無為者天德也所謂道也君天下者之所為莫

不由是出焉。故就道而推其所爲，則有歷見其分就所爲而返之於道，則又遮見其合。此無爲而稱治。古之人有行之者，著之前訓，不可誣也。夫言道者，豈必有所取，又有所棄哉？顧明乎內者，重則視乎外者，自輕道之所以貴，刻心也。抑言道者，豈必有謀於此，兼有期於彼哉？顧存乎內者，深則應乎外者，自廣道之所以歸，王德也。究之爲內爲外，無二道也。象罔之玄珠，內而聖者，以無爲得之，故易齧缺之配天，外而王者，以有爲處之，故難卒封人之祝。堯以在己者，有爲而仍歸於無爲，故壽富男無妨養德，伯成

子高之告禹，以在民者無爲而漸及於有爲，故賞罰適以長亂，誠以無爲者天而有爲者人也。無爲者天，乃以泰初無無之始，物得以生，所謂天而之人也。此必然之勢也。有爲者人，乃以性脩反德之後，同於大順，所謂人而之天也。此又不可不然之理也。則治人者，知所處矣。老聃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所云治道相放，離堅白若縣寓者，無庸也。李徹曰：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其所云必服恭儉，拔公忠而無阿私者，無庸也。則自治者，知所處矣。有德全有形全，有神全，識其一，不識其二，治其內，不治

其外漢陰丈人所以勞於圃畦也有聖治有德  
人有神人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諄芒所以  
取乎大壑也是皆不貴人而貴天之義也不然  
亂而後治有虞氏之藥瘍總不足稱為至德之  
世以其失性者不可以為得也顧以世俗然而  
善之豈知天德之本於無為者哉篇中重發無  
為之旨以天字作眼曰成於天曰兼於天曰以  
人受天曰乘人無天曰與天地為合曰入於天  
蓋言無為者大人能合天則聖德聖治之極則  
也陸方壺云頭緒各別不可串為一章是有故  
焉余細玩其中如華封人伯成子高漢陰丈人  
入然非寢食於莊亦不能辨也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

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

靜者矣六通四辟明之至也有運者必有所以運

靜也為基故其自爲也昧然昧則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

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善字與內篇滿

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

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

慧言靜所以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

為明之本也

此段亦有議論

精鑿處而不覺

平矣絕無騰挪

撇脫之勢又無

兩奇大矯之句

筆乘無所積無

留滯也帝道即

帝王天子之德

聖道即玄聖素

王之道味然聽

明其民也

焦曰辟與闢同言六合四方皆廣作也洞達也

平中道也形虛理實倫理

票主

卷之三

天道

日一

也

任事者各貴其成也  
筆乘處猶入也

保曰鄉一作  
嚮

林曰玄聖素王素王二字本之  
言有聖人之德於此  
而無聖人之位也

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

天地取准故曰天地之平休止也此言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

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

患不能處年壽長矣虛無也無中生有故曰實有而條理昭然故曰倫靜中之

動方免失常故曰得無為而人各效其所為故曰任事者責俞俞猶愉愉也伏下和字樂字上言動

本於靜此又言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

本也此又言萬物者就靜而能動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

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

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

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

名顯而天下一也此言隨所應而皆得也靜而聖動而王無

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

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

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

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

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以天地

為為德故得其本宗則與天為徒順天所以應人則與人為徒和則不相戾而樂自生矣人樂本於

天樂不過一無為自然而已故曰知天樂者其生

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此言知天樂者即能合乎天之所為也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

呂曰靜而聖言  
內動而王言外

或曰太宗師作  
擊萬物而不為  
義註整二粉也  
整庚音義俱近  
又曰整和劑也  
戾定也

又曰淮南聖人  
者因時以安其  
位當世而樂業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與陰俱閉  
動則與陽俱開  
精神澹然無極  
不與物散而天  
下自服註天行

一坐曰同波猶  
云同流也

非無物累。無鬼責。此言知天樂者無所往而不遂其樂也。故曰其動

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承上同德同波來生上下推於天

地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其鬼不崇承無

鬼責。其神不疲。承無物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

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收一句結上而起下。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

以無為為常。二句本一理。當作一串讀。應上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句。若有分

障礙矣。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

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

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

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

曰。無為也。則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故有餘有為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為之用。致不足。

議論頗似韓非慎到根底

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

此不易之道也。此又從無為中翻出有為來。見無為之理。不落虛空廢事之意。正與

上面靜能生動之旨。相應。林震齋云。上面既言舜之為臣。則為臣亦當無為。但前以心言。此以分言。故有不同。不知上下主臣四字。拘泥不得。孟子言堯使舜敷治。舜又使益掌火。使禹疏河。亦何嘗自為乎。是適為君臣。各有上下。不可不知。故古之王

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

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

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此承上言。帝王

由其不自用也。用人羣二字。是其所以無為處。所以配天地處。本在於上。末在於

其所以無為處。所以配天地處。本在於上。末在於

其所以無為處。所以配天地處。本在於上。末在於

保曰。落絡也。落一本作絡。其知籠絡天地也。

林曰。五兵弓矢。亦戈戟也。一曰。左右中前後之

兵

重曰刑名之刑  
作形為是

保曰諸本精  
神上有須字  
須待也

隆林本作降  
純粹以精之語  
然非莊與本色

林曰萌芽萌也  
區區別也言物  
生而其狀不同  
也

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  
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  
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精神之運心  
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也此言有為之事雖不可廢然必以無為者主之於先也君先而臣從  
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  
從夫先而婦從天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  
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  
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  
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

昌曰有形名而  
不亂則因任而  
不失其才能內  
原其心外省其  
迹則是非得其  
真

補註因任即在  
宥庸賤而不可  
不任者物也卑  
而不可不因者  
民也

原推原省三祭  
或曰淮南所因  
作任督責使詳

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  
道者安取道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有先有  
從無非所微而為之也蓋天地之定  
理在焉四時變化亦天地之所運也尊  
親齒賢言人道之序皆本於自然也是故古之  
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  
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形名次之名以命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  
任使  
也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省試也所以  
別人官之能也原省  
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  
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  
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成曰：賢用也。賢臣各食其能也。愚咸用本情，終原省督貴字，形不省，效人也。略似義亦通。襲情因其實也。

郭曰：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下用於之於行

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襲如下襲，水土之襲，情實也。必分其能而不敢自用，惜其力也。必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知謀不用而歸之於天，仍歸無為之意。此歷言有為之則，皆有次序。正申明非所以先之意。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於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此言大道有序，驟及於末務，皆非所以治人也。

保曰：無告無所依賴者，苦悵也。

亦傲齊物論中結法而枝蔓寡味。

保曰：經常也。

首出庶物，方國咸寧也。

呂曰：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禹之二聖，以明斯大而共美者，為在子此與黃帝不異也。

陸曰：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之以貽來葉。

樂在

卷之三

天道

天道

天道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子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若死者，嘉鴆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天德而出寧，言與天合德，則雖無所積也。出而靜也。無心於物，而物自成。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膠，滯擾亂也。堯自見其用心，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滯且亂矣。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收言堯舜之治，以天合為貴，則王天下者，必以天地為歸。天地所以無為也。○文非莊與手筆。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

藏其所著之書也  
于周室以為一代之信史

成曰六經又加中止其說也

六經合為十二

經也一說易上

下經并十翼為

十二又一云春

秋十二公經也

保曰據陸長

庚之解十二

經謂春秋也

音義物本亦作

方思善曰中其

說者語方及半

而老子遽止之

也

成曰大謾解

大多也

方曰幾乎後言

言近似落後的

此是老子跌進一步手段

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徵藏周之藏名夫子欲藏書

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繙反覆中其說曰大謾謾

漫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

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

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

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

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意歎詞

言也迂言無私焉乃私也有意於無私即所以為

去道遠也無私焉乃私也私○二語精刻不磨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

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

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

亂人之性也天地萬物各有固然順之而已足矣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

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重趼足有

息求見之心切也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棄妹

俱未安大約以食有餘而棄其妹於不養不能親

親故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乃

積歛而不知足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

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正卻

聽也何故仍問老子曰夫功知神聖之人吾自以

保曰放依也

林曰偈偈乎勞

方狼

司馬曰疏讀曰

糶糶粒也鼠壤

內有遺餘之粒

穢惡過甚也一

云如鼠之堆壤

餘疏外也

好名不受惡名

奚自來是老子

票註莊子

因

卷之三

天道

四十五

聖尚存於胸中一線工夫則必有不合者與名者受其殃矣今解而脫之也則呼以仁也可非以有心而使呼以不仁也可入服也舊註服即呼以馬牛亦訓行與前吾心無不可何者知正卻一問少閑仁不仁皆非其會矣也苟見其不而受則始已有不仁之殃而今再受之徒增罪戾耳

猶如鬻子首昂然言首在上昂昂示人也頌道骨也  
義堂之義嚴  
氣象欲馳其知巧露于驕肆之中也  
沈註若邊境之上有人巡微吏必以為盜而

為脫焉應上非聖人句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

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

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也吾之

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

此段言入道之人是非因人不以己與之也○

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而前也而問

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崖岸異也而目衝焉衝突

視而頽頽然頽廣貌而口闕然闕言貌而狀義然義自許貌

似繫馬而止也身雖係而心坐馳動而持動則矜持

也發也發如機括期察而審伺察而詳知巧而

覩於泰自恃其才能而驕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

焉其名為竊也凡此者皆以為不信矣不信猶無實也

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訖者每

伺隙乘便以為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

厚自矜飾欲以揚己掩物是亦盜竊而已○此段

言機警之人不可與入道

狀得肖罵得狠奇文至文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

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

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

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

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小大指物言不終不遺所以備

也道於冲然無朕之中而能包羅萬象形德仁義

藥之矣或曰呂氏春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註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

又曰天子一作老子揚曰淵乎一作淵淵乎

保曰音爻云揜音柄司馬云威推也

或曰淮南王壽

賈魯而行見徐馮於周馮曰事者慮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各者言之所出也言

出於知者知者藏於於是王壽

乃焚書而舞之  
又見韓子  
陸註因貴道而  
貴書因貴分而  
貴言皆貴非其  
貴者也

保按雖哉猶  
雖也之法然  
哉是歎辭可  
古人讀書舍其  
見歎世之發  
有得輒欣然忘  
於其末矣  
食以神遇而不  
以目視終為真  
解後世動言古  
人所未發而不  
知其已神與之  
化而不肯輕洩  
耳知者不言之  
語豈談鋒而已  
哉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  
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  
貴非其貴也此言道不可以言傳而世乃於故視  
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  
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  
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  
豈識之哉彼即不可以言傳者也情實也世  
人役役而求真屬隔靴搔痒耳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  
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

淮南應作厭

人與之與陸氏  
音義如字又一  
音餘宋註傳也  
之也者字之誤  
或曰言不得傳  
之於人而其身  
已死矣古之人  
與與音餘與君  
子之人與同句

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  
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此等語氣自然是  
不會讀書之人輪扁  
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  
苦而不入疾徐指輪斲而言徐寬疾緊也寬則其  
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入  
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此方是不  
可傳處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於其間有數存乎其間即道家所謂  
箇中之說此數字虧他偏說  
驚人之語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  
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  
可傳也死矣不可傳者果是  
何物可深長思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設此一喻正見意非言所能傳也  
求道當於不傳處通之則幾矣此



法數辭也

朱註君之所說

二句起則作結

詞詞不易而意

自不同

段議論是千古教學之指

無為者。天地之德。所以有為也。故帝道聖道。動而有功。莫不本於其靜。蓋以靜則能明。為天地萬物之所歸。照則指之於事。而有成。藏之於心。而自適者。亦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焉。盡之矣。是道也。毋論帝王聖人之所休。即凡為君為臣。處士處下。退居撫世。無不以此而得其咸宜之用。所謂天地之德也。是所貴乎明之者矣。明之則有獨得其本宗。以與天為徒。有以獨施其均調。以與人為徒。天樂人樂。所由交萃也。乃人樂則本於天樂。惟知天樂者。自有以推於天地通

於萬物。而人樂可不必再計矣。豈非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之明驗哉。夫無為固所尚矣。然有無為而用天下。即有有為而為天下。用其間上下之道。又各有不易也。故君之王天下者。不自用而用人。誠見乎上下主臣之間。而本末要詳分焉。所從所先。有其序也。夫所從所先之序。於何昉乎。吾仍攷之天地矣。天地之行。四時變化。皆有敬然不紊。而語道者。實有取焉。然則所先所從。將奈何。亦莫有先於天矣。循此而道德仁義。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以其次相及。而終歸其天。若此則至治已。

今乃驟語形名賞罰是有其具而無其道祇爲  
用於天下其不可以用天下也明矣豈知舜之  
告堯亦曰天德而出寧舍天地之外別無所謂  
大哉雖然以天地爲宗未必卽以我而宗天地  
也。天地固有常然日月星辰禽獸樹木莫不有  
其性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老聃之教所以爲宗  
也。夫放德循道在去其有我之心而求乎陳迹  
之外去其有我之心者呼牛呼馬皆可受也彼  
繫馬而止者徒爲竊耳士成綺之脩身何有焉  
求乎陳迹之外者形德仁義皆爲末也彼斲輪  
而老者不可喻耳桓公之讀書何有焉惟放德

而行循道而趨則道德之主卽天地之宗而無  
爲之常豈有外焉篇中以天地作線而歸本於  
無爲言及本末要詳上下君臣理極醇正而且  
近情但細玩其文別有一種蒼秀繚繞之致行  
雲流水之機切近時趨全無奇氣恐亦叔敖衣  
冠也然有此則自成一家可不必深辯矣。

陸曰承上篇而

言重々徵問造

化要人求得一

个運化主學以

立有道之準數

孰字甚有滋味

言天運于上地

處于下日月往

來爭馳乎其間

是誰主張是誰

網維是又誰居

然無事推而行

三句言有人以  
為之邪  
孰居無事猶言  
間不過也舊解  
作無為語意俱  
滯

隆高也從高而  
施設之也治樂  
猶喜歡也  
風起北方則東  
西上三面俱心  
之彷彿搖動也  
今諺言星動則  
翌日大風蓋以  
氣相感應古今  
不易之理也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

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連用三箇居無事

隆施嘘吸猶屬有事居無事則漠然而無所為意者

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機緘言如有意者其運轉

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雲釀為

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為雲外孰隆施是隆如蘊孰

居無事滂樂而勸是雲雨陰陽和氣風起北方一

西一東有上彷徨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

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敢問

問其何故而能然也此段文如晴雲出岫倏忽

之間奇形怪狀無不備有吾不知其何以至是屈

保按內經五運六氣謂甲巳土乙庚金丙辛木丁壬水戊癸火大陽寒水大陰濕土少陽相火少陰君火陽明燥金厥陰風木也或云列禦寇篇天有春煇冬夏且暮之期所謂六極蓋指此六者也司馬曰九洛九州聚落也一坐曰虎狼仁也盜亦有道之意

虎狼至不仁而仁之性具在如王陽明講良知良能群盜至其室謀曰若吾輩者良知良能安在即命之解衣至囊不肯公因示曰此即良知

子天問雖奇尚遜此遊巫咸裕曰來吾語女巫咸行披拂之致難言難言賢臣。昭其名也。○忽生。天有六極五常六極五常諸解俱未出。一人答應奇甚。幻甚。陸方壺謂即內經所云五運六氣頗為近理。天惟有此。故居無事而有功也。○問得甚員。答得甚方。問得甚煩。答得甚簡。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備極詳畧變化之法。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九洛即洛書九疇也。又從天地之理說。及帝王效法為此段餘意。却是此篇正意。文之相生處。奇幻莫測。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問仁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無親者以言至仁。此老語頭。慣有一段絕不近情之語。令人一時忍耐。不得後方徐徐發出。正論所以為奇。

太宰曰蕩聞

良能也群盜悟而太亦此意也

此指蕩之解聞

去之遠喻至仁過孝之遠

從愛數到至仁階級甚遠正發明過孝之故

司馬曰冥北海山名

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為孝之所不能盡。豈有至仁而不及孝乎。

故蕩之所言。非過於孝之言也。乃不及於孝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知其過於孝。則無親焉。得為不孝乎。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言背去之遠。義不兩見。以為至仁。故

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使天下兼忘我。易。從仁說到至仁。一層深一層。正見其

相去之遠。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莫知則蕩蕩無名。豈直讚歎而

天運

天運

一坐曰并猶去也管子弟子職并弃也或解作云既徹并器乃并弃之并于上還而立注并謂文不貫藏去也

沈註初聞至樂懼然驚悚已而再聞則想悟音旨懼心退息矣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分別心有同暗或物我俱喪乃不自得也禮義井然分明太清穆然淵

言仁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勉字役字與上面忘字不知字對針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并者兼而有之意願猶脩其可願之願言德也名譽如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之類不渝言道中完全皆有也以喻至仁在我則孝悌諸凡皆非所論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蕩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言不自得心不安總形容上面惧怠惑光景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言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氣候相為表裏也行之以禮義禮以節之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亂建之以太清太清聲氣之元以之為主則清濁高下夫

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

應之以自然此四語仍與上面一意五德即五常禮義亦在其中自然太清元聲原無所作為也上言其作樂如是乃言其事也然後調

理四時太和萬物樂中亦有四時萬物調理太和言以四時萬物之理備於樂中

耳四時迭起萬物循生迭起循生乃四時萬物之理循環無端言樂相生之

妙如下文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

和言其間節奏於不一之中而能條理流光其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於森然會合藹然也頂上迭起循生來

然藹然之後忽然流動光明其聲聽者正如蟄蟲方振之時尚未蠕動忽驚雷霆之至不知其何以

止不知其何以始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也驚字伏下懼字

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根上無首無尾來作一串讀死生債起輾轉常無窮

靜沈註微疏本作微從之夫至樂至万物三五字非莊本文乃疏語也當刪太夾入至樂者一段將所以如此作樂之故覆解一遍唯靈聲翠層三相間之法焦註流光其聲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協上韻倫經猶經綸也流光蟄蟲雷靈俱指聲中之變動流光其聲總承上數句來蟄蟲始作即呢呢兒女語之境驚之以雷霆即

劃然交軒最境  
其卒無尾承聲  
承響雷聲句常  
如是而無窮欲  
待其稍有間隙  
而下手不可得  
也晚霞千里春  
羅曰塞卻猶言  
塞耳塞目吾之  
奏樂不作聰明  
相懸絕而求其  
惟守其神而自  
隨物分量所受  
以爲聲之大小  
其樂之聲則發  
揮寬綽也

揮綽聲調闊綽  
高明節奏分明  
從道節所以從  
聲也  
沈註道非心識  
何謀慮之能知  
道非声色何瞻  
望之能見道非

盡而所謂一者更無停留何  
可遲疑等待乎此所以懼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

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  
以人順天此則純乎天矣陰陽之和言其合日月  
之明言其分能短能長本日月以運之能柔能剛  
本陰陽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以調之

故常言嚴之迭易互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  
動處莫測其端也  
神以物爲量  
此言樂之盈滿無所不周也卻際同  
塗塞也言塞於人之耳目而守於人

之神明以物爲量因物之大小隨其所受也滿谷  
滿阮就地言塗卻守神就人言以物爲量就物言  
其嚴揮綽其名高明  
言盈滿之中其聲又悠揚越  
發其名又高大光明名者節

奏之可名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  
象者也  
日月星辰皆天之用也根上陰陽之和日  
月之明來上能用天此能使天爲用也  
吾止之

於有窮流之於無止  
流止皆任其自然者  
子欲慮之

保曰儻然自  
失貌  
形質何追逐之  
能及  
當其流之無止  
而未及收聲之  
時也  
神往而徒存其  
形則至于委蛇  
白樂天詩大珠  
小珠落玉盤至  
此時無聲勝有  
聲一段殊得此  
種奇勝光景

羅曰故其若若  
混然相逐叢然  
並生林然共樂  
而無有形象  
更如曳杖曳兵  
之曳不曳故得  
幽昏而無聲也  
窈冥一句跟無  
形無聲來

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

欲見不能見來  
力屈乎所欲逐不能及來  
吾既

不及已矣  
言女既追我不能及已  
夫形充空虛乃至

委蛇  
根上立於四虛之道來委蛇是儻  
然自失之時身弛放而不收光景  
女委蛇故

息  
到此際求之不能合  
吾又奏之以無息之聲調

之以自然之命  
上雖純乎天此則併天而忘之矣  
命天命也自然之命天命之流行

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

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  
自然之命若有若無故其  
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

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其布散發作雖若罄盡動  
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也

於無方居於窈冥  
若有故動於無方若無或謂之  
居於窈冥承上四句來

按焦註遂作至解

羅曰五官皆備此數語俱為聖人非好作問皆備具也

保曰而汝也

按崇或作崇

羅道曰懼則

精神為之森然

若有鬼世然故

曰崇一息則

心力疲竭欲棄

去之故曰通惑

則知識昏迷故

曰愚

天地六極處處皆為從何處聽起故曰無接

終言以樂化物之功

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

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

也於無方窈冥之後莫可測度而世之稱之為死為生為實為榮總無定論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

常聲而已焉得無疑乎疑之則不得不考於聖人

蓋以聖人達於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也疑字

生下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

心說惟順自然之命故不將機籟張設而五聲之

悟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

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

而故惑也無聲無形故無接無接則若樂也者始

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息息故遁卒之於惑惑

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崇尊也道泯其迹也愚是忘其

知識以與天合所以與道合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

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

曰夫芻狗之未陳也芻狗結芻爲盛以篋行巾以

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

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蘇取草也將復取而盛以篋行

也衍筭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

眛焉眛魔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

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

與鄰是非其眛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

司馬曰衍合也

郭曰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按衍筭也當於上註荷非得夢必有眛目之患也

取一作聚生疑之誤

一坐曰玄英云朕厭也言不致惡夢必當數遭

歷也按昧即下  
段所謂播糠眯  
目之昧謂物入  
眼為病常見妖  
怪也  
郭曰勞昧云者  
皆絕聖去知之  
意耳無稍嫌也  
先王與礼所以  
適時用也時過  
而不棄即為民  
妖所以與矯效  
之端也

或曰鴟冠子酸  
鹹甘苦之味相  
反然其為善也  
均  
妙喻惡謂  
富人重遷徙故  
閉門而不出也  
或曰淮南論世  
人為樂者曰不

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  
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  
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  
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無方之傳妙  
用全在箇中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尚  
也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  
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  
也言時不同故  
法不可拘也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  
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

林曰以今人而  
學古人猶以里  
女而與恬施之  
嗷

以內樂外而以  
外樂內是故內  
不得於中而後  
於外而以自飾  
也從外入者無  
生於中不止從  
中出者無念於  
外不行夫內不  
關於中而強學  
問者不入於耳  
而不著於心效  
人為之而無自  
樂也聲出於口  
則越而散矣  
又曰學者中有  
已見出之不能  
虛受於外人之  
言者聖人不出  
而示之也雖外  
以言教之彼中  
無受之之主則  
聖人不能納之

乎周公也言用古不能治今者  
以其情不相宜也故西施病心而曠  
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  
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  
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言法  
古者  
只知古之善而不知此段為  
古之善固別有在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行道者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  
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  
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度數制度  
名數也老子曰子又  
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於其人也。不隱。呂吉甫云。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

呂曰。中無主則我欲授之。而彼又揆隱。括也。不止外無正則見盤庚孔傳疏。彼欲受而我不能。隱謂隱審也。行物之有主固一說。隱疑強字。有之也。道之在。以形近訛謂強。已有其固有而胎也。已莫之有。而有又曰。聖人不矣。之是中無主而傳道於人。因彼不止射之有正。中有所受之主。所以受之也。道而出之。然非外之於入。與其所。有能受之。正則受而已。莫之受。不出而示之外。而強之。是外無。雖有能受之。正而不行。由中而中無其主。則

陰陽道之所分。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而。非道之本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之不可傳。貴乎起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道之質則雖聞道。而外無正而不行。在外無就正之功。雖由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聞道而不知行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出而示之也。由外人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由外此言教者。假學而成性者也。內無所受之。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名乃天下公共之物。多取於已。則忌

出者不受於外。不推而納之。聖人不出。不自用而無正也。由外人求正於入。也不者。無主於中。聖人不苟同。而有入不隱。以其不。人人可也。能推而納之。人見我。如此美謂也。然則道非。名則多相責也。可求之度。數陰陽。則非其。一坐曰。按盤庚。數陰陽。則非其。尚皆隱。哉。孔傳。所矣。以爲隱。括。荀子。前車不監。覆轍。抑木。必將待隱。尋。木。指注。隱。括。正。劉註。但。關。其。情。南水之木也。欲之所不。休也。林曰。遽。廬。卹。廬也。

正之器。救正。戮民之器也。無所澤者。如龍

乃先王之傳舍。若久處其間。則凡觀乎此者。皆吹求指摘於我矣。此言道之粗迹。答度數陰陽。語起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知遽廬之不以遊。道造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之采真之遊。仁義則多造作。多添設。多假借。至人惟不久處。故遊於逍遙之虛。以逍遙無待。造作。行所無事也。食於苟簡之田。以苟簡無待。添設。其求易贍也。立於不貸之圃。以不貸無待。假借。不與物交也。采采色。采真。謂現於外者。皆本於以富爲是者。內者也。則求道者。應求之於此而已。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以富顯引起重。親權上說。人人有之。此反言不知。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采真之遊。而求用世之苦。

保曰惟循大辱不驚是也  
變云三爲能用之與孟子  
惟士爲能同語法

以此爲不然而  
必欲入于戮民  
之中則天門不  
關而不得開道  
矣天門道之門  
也

淮南略蠶蟹而  
神不能擅奮  
嗜腐而知不能

林曰憺然毒之  
狀也

昔夕同  
焦註依無爲之  
風而動也  
傑然自負見建  
擊也  
駭深黑也

保曰放依也  
反訓

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淫者爲能用之。故曰

正者正也。至人有采真之遊則親權皆屬外假矣然惟不以權之操舍爲中心之變遷方能

用權也。入者正人之器所以爲權也其心以爲不

正者正也。言正之所以爲正者此也。

然者天門弗開矣。若其心以爲不然未免有見於外無主於中則天門弗開而求

道愈遠矣。天門解見雜篇。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

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喻語不甚痛切

夫仁義憺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

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

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竊西藏書段內數語填入。何苦如此。夫鵠

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喻語淺俚。黑白之朴不足

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

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竊大宗師篇內

數語填入。何苦如此。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

成體。散而成章。四字何說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

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鄙俚至此乎。子貢曰。然

則人固有尺。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

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貢亦

須自呈門面。老聃方容一見。怪道今人初見。問不

曰某名公。係我通家。則曰某貴人。係我莫逆也。真可大發一笑。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

一室曰合氣合也散氣散也

林曰噤合也張噤合也而不合無所容言也

按此章宜與上章相接

成曰偃與踞同。既曰偃堂又曰戒我何前偃而

後恭也

沈註時無不孝之人哀至則哭不哭不為不孝不非不哭亦不為失讒若後世有不哭之說故不至哀而強哭哭以為人非為親耳故黃帝之時不哭不非皆淳一之民也堯時民心尚親既尚親則不可與疎者無倫而降殺之服起焉分

子將何以戒我乎。是言或為謙乎。或為偽乎。真屬無謂。子貢曰夫三

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

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

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

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

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個小

子少進句真屬可以無有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

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

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使民心一使民心親似以黃帝與堯為善

至舜禹方為不善矣下面不特將五帝一併抹殺且上及於三皇自相矛盾至此可發一笑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

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未至於孩童之時便知人之姓名為誰言竅鑿

之早則人始有久矣說至此是作者筆枯思竭之後無可奈何只得以此竄

入耳。冤若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

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殺人

者死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是

互相警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何言哉言機警之心起於家室施於男女早婚少

盜也。此段至末皆屬贗筆竄入蓋乘前後

皆有老聃對孔子語下面又有風化等說也余語

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

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

之施其知慳於厲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

陸曰夫婦人之種方法於天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厚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穉之女本不河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偷薄之俗不豈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

按三川之三鮮規小虫也一山之誤云小獸也陸云

別既興而人不非者以親親為俗故也速而成者亦速而死則人始有天者

陸註人有心謂機械變詐之心朱註而天而字本於字傳錄之誤也言自立一

陸曰夫婦人之種方法於天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厚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穉之女本不河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偷薄之俗不豈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

票注 卷之三 天運 五十八

林曰：楚楚然，不妄之負。

無考，蓋亦多智而實物者。

又曰：鉤用鉤字有味。

焦弱侯曰：鉤取也。

焦曰：三倉云：鵠，鵠也。

或曰：通雅鵠鵠，鵠一字之轉。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

○按：按通雅，喜鵠乾鵠，陸佃曰：傳枝受卵不墮，地故曰乾鵠。鳥有髮其名曰鵠，自為牝牡，郭璞注即引莊子解之。

鵠，鵠也。或曰：通雅鵠鵠，鵠一字之轉。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或曰：按通雅，喜鵠乾鵠，陸佃曰：傳枝受卵不墮，地故曰乾鵠。鳥有髮其名曰鵠，自為牝牡，郭璞注即引莊子解之。

命之情者，又竊臆篋篇數語而猶自以為聖人。三皇

五帝何嘗自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楚楚然立，以為聖人。

不安。此段細閱無甚意味，且旨多皆馳詞多膚淺。中間將三皇五帝一併貶斥，試問之二皇以

上尚有何代聖君可以錄取者？此等大言徒來有識者，東里子伯之困也。魚目混珠，何待指摘而後見邪？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熟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

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

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

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辯析甚細，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以相視

立議爽快。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以相視

相感也。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以相視

生子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以相視

以氣相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山海經：此皆感之以

感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

無迹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

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若性者，凡

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故道亦貴

於通而不可壅滯也。是所貴於得道者矣。得道則

為感通之本。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

鵠鵠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

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四句胎脚濕化

鵠鵠子而生也。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細要者化

也。視子相類，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也。此皆

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矣。○議論奇確，

莊叟之善體物情，乃爾。龍門所謂其學無所闕者。

隨物而化物安  
能隨我而化哉  
此種妙後天然  
朕列向來註家  
夢中說夢糊塗  
了事良可觀也

也。老子曰。可立得之矣。此段為以道化人者而言。

道者自然之用也。行之於有名有迹之外。而求之於無名無迹之先。斯得之矣。顧道之原出自天地。而備於帝王者也。乃天地之化。人莫不知其然而究莫測。其所以然。則六極五常固有神其用於無窮者。帝王之治成德備。蓋以此也。是故道之不渝。至人所以無親也。道之可載。天樂之所以無聲也。則名與迹無足為道也。審矣。然行道者。每欲寢卧於已陳之芻狗。求道者。每欲久處於先王之遺廬。豈知有無方之傳。可以應物而不窮。采真之遊。可以循變而無溼也。邪。惟

能與化為人者。因以化人。則純乎自然之用。道之得也。無難矣。篇中言心乎道者。貴有神而明之之用。非按圖索驥者可幾。一意盤旋。卷舒甚幻。此在外篇為有數之文。但其中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一段。竟為贗手參入。遂使狗尾續貂。瑕瑜並見。識者憾焉。吾特拈而出之。所以駁莊而全莊也。

莊子因卷之三 終



